孫中山與冷遹

往事鈎沉

吳明

今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日，作爲辛亥革命的發起者和領導者，孫中山一直是人們追憶和紀念的焦點。孫中山作爲革命的先行者，在那個動盪和變革的年代被無數人視爲精神上的燈塔，而無數人的生命軌跡也因爲與之相交而變得截然不同。作爲孫中山親密的戰友和忠實的追隨者，冷遹便是這無數人中的一員。

冷遹（一八八二至一九五九），江蘇丹徒人，是我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辛亥革命時期著名軍事家、知名政治家、早期同盟會會員。

一九〇五年，孫中山派特使喬宜齋等到南京與江蘇新軍第三十三標標統趙聲聯絡，時在該標任軍管的冷遹聞知後激動喜悅，歡欣鼓舞，對孫中山特使的到來表示萬分歡迎。

次年，孫中山派吳暘谷來到南京，發展趙聲、柏文蔚、林述慶、倪映典、冷遹等加入同盟會。冷遹對孫中山的指示則是堅決執行，一生忠誠於孫中山。

一九〇九年，冷遹經香港入桂，參加了廣西新軍，成爲廣西革命最初發動人物之一。一九一〇年秋，在南洋檳榔嶼，孫中山召集趙聲、黃興共商大計，決定翌年在廣州舉行起義。會後，趙聲第一個返回香港部署軍事行動，組織選擇敢死隊，並於次年由冷遹負責護送革命同志借道廣西前往廣州舉事。

武昌首義爆發後，時任同盟會廣西支部副支部長、代理支部長的冷遹率軍和平光復廣西，並任廣西民軍督編協幫統，奉命出師北伐援鄂。十二月中旬，桂軍抵達孝感。不久，冷遹赴滬，以南方革命黨副代表之身份參加南北和談。民國元年一月，冷遹率桂軍開抵南京，捍衛以孫中山爲首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由於功績卓著，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授予冷遹中將軍銜和文虎勳章，任之爲中華民國陸軍第一軍第三師師長。姚惠泉曾回憶說：「一九一二年一月，我作為學生軍的一員，隨隊伍從上海出發到南京，參加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大會。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了冷禦秋先生（冷遹字禦秋）。冷先生當時年僅三十歲，已擔任師長職務。他一派軍人風度，笑容可掬地坐在孫中山先生的身邊……我不由對他產生了欽佩之感。」

由此可見，冷遹親近孫中山，他們之間有着親密無間的上下級關係和戰友情誼，孫中山把他視爲得力之軍事方面助手。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在滬遇害，孫中山在滬主張興師討袁，發動了「二次革命」。當時孫中山的一段話語給冷遹留下了深刻印象，孫說：「不戰必然要被消滅；戰，成敗未可知。與其不戰而被消滅，不如戰敗而發揚我們的革命精神！」這時率軍駐紮徐州的冷遹立即回應，發表講話，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冷遹師長率部與馮國璋、張勳部展開殊死激戰，重創敵軍。「二次革命」失敗後，冷遹避往日本，一九一五年返回上海。

一九一七年，冷遹隨孫中山由滬達廣州。九月十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護法軍政府大元帥，他任命冷遹爲軍政府總參議和內政部副部長，不久，又任命爲內政部代理部長。孫中山對冷一貫信任和倚重，把他當做是得力部下和助手。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病逝，冷遹隨即發唁電：「中山先生手造民國，功炳簡書，此次扶病北行，群視早占弗藥，驚傳薨逝，薄海同悲。敢布區區，上爲國悼，下哭其私。」一九五六年，時任江蘇省副省長的冷遹擔任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籌委會副主任委員，並出席江蘇省暨南京市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大會，深切緬懷孫中山。

冷遹在七十五歲高齡時親筆撰文頌揚孫中山道：「中山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也是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最終目的是求得理想的世界大同。」他還欽贊云：「他自己經常手不釋卷，博覽群書，儘管在百忙之中，在軍事緊急時期，稍有空閒就讀書。這種不倦不厭的學習精神，是值得我們每個人學習和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思想是跟着時代潮流而不斷進展的！」

（請作者與本版編輯聯繫）

沒有贏家

如是我見

言止善

美國作家艾弗利·科爾曼寫的《克萊默夫婦》是一部中篇小說。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對居住在紐約的普通夫婦，克萊默在外工作掙錢，夫人在家照顧小孩比里。比里四歲時，夫婦離異。比里留給克萊默撫養，他便一方面要忙於工作，另一方面要爲孩子操勞，生活中的確困難不少。幸好在管家和鄰居的幫助下，克萊默逐漸適應了單身父親的生活。父子越來越親密，相依爲命。

這時，比里的生母回到紐約，爲了爭回孩子的撫養權，和前夫打起了官司。法院判女方勝訴。正當克萊默準備服從判決，要將比里送到前妻那裡去時，卻接到她的電話——她察覺到情深的父子已難得分離，決定不改變目前的生活狀況——這場官司終於沒有贏家。

十多年前，我看過由小說改編的電影。該電影獲一九七九年奧斯卡的九項提名，最終獲五項大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劇本。至今記得那時從電影院出來時的情景，不少觀衆的眼淚還沒有拭去。

不久前，讀這本小說，再次被它震撼。請聽聽在法院判決後，克萊默和五歲的比里的一段對話吧——「有時候父母離婚，就得作出決定，看孩子是跟父親生活，還是跟母親生活。有一個很聰明的人，叫作法官，法官很有經驗，對於離婚、父母、孩子這些事都很了解，就是由他決定孩子跟誰生活對孩子最有利。」「爲什麼由他決定？」「這就是他幹的事嘛。他權力可大啦。」「像校長那麼大嗎？」「比校長還大。法官穿着長袍子坐在一張大椅子上。這位法官花了許多時間考慮你、我和媽媽的事，他認爲你跟媽媽住在她的公寓裡對你最有利。

我很幸運，因爲雖然你跟媽媽生活不能在一起，我每周星期天都能見到你。」

這一番難度極大的對話至少向小孩子講清了幾件事——法官是聰明而公正的人，大家應該聽法官的話；媽媽愛比里；爸爸也愛比里；生活會有變化，每個人要準備好迎接這種變化。打算分別的克萊默父子去郊外玩了一天。

夜裡，比里睡熟後，克萊默親了親孩子，說道：「再見了。小傢伙，謝謝你。」因爲一年多來，單身父親的生活使他備嘗甘苦，他變得更充實，更慈愛，更坦率，更堅強，也更體貼了。作家細緻入微的描述，令一個成熟男人的形象躍然紙上。克萊默一家人的故事，發生在幾十年前的美國。不曉得如今的美國人還喜不喜歡這樣的電影和小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把它「拿來」，恐怕還堪大用。看看我們周遭，每當人們議論婚姻法的時候，興奮點往往是那個財產分割問題，其實，最應當關注的是「愛情的結晶」——那渴望親情的孩子呀。我出個主意，在離婚登記處，準備一部《克萊默夫婦》，放給那些打算拆開過的人看。景色秀麗的廬山上，有個電影院，它常年只放映一部《廬山戀》，到那裡去看電影，是「錦上添花」。與之對照，請想離婚的當事人來看《克萊默夫婦》，是「雪中送炭」。

「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都是助人之舉，不過前者是讓已過上好日子的人再增添好滋味；後者則是給倒霉的人提供自救的平台——別讓生活掉到底線之下去了。

辛亥革命另一推手

鄭延國

文史叢譚

辛亥革命，或曰發生在公元一九一一年的那場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自始至終都有兩隻推手在發揮作用。其中一隻推手無疑是武裝起義，而另一隻推手則是輿論造勢。後者中最爲突出的是對西方革命理論、民主思想、科學理念的翻譯與張揚。

浩浩蕩蕩的翻譯洪流裡，有三支團隊與三位俊彥格外引人注目。團隊之一是譯書彙編社，成員包括戢翼翬、楊蔭杭（楊絳的父親）等十四人。他們於一九〇〇年十二月開始創辦刊物《譯書彙編》，專門譯介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如孟德斯鳩、約翰·穆勒、斯賓塞、盧騷等思想家的作品。這些譯作不僅「譯筆流麗典雅，風行一時」，而且「在反對滿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團隊之二是湖南編譯社，領隊人物爲楊篤生、楊度、黃興等。其發行的刊物爲《遊學譯編》，一九〇二年二月正式出版，「專以輸入文明，增益民智」、「鼓吹民族革命、民主思想」爲目的，刊物設有學術、教育、軍事、時事、地理、實業等專欄，所譯文章「文筆流暢，可讀性強」。雖然只出版了十二期，但在海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團隊之三爲留日學生浙江同鄉會，他們於一九〇三年二月推出刊物《浙江潮》，主編孫翼中。刊物專欄爲社論、論說、學術、大勢、文苑等。對反清拒俄運動多有報道，魯迅所譯法國作家凡爾納的小說《地底旅行》亦曾載於此刊。不啻如此，該團隊還槧行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會主義精髓》一書，「流傳甚廣」。《浙江潮》亦只出版十二期，但在革命黨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篇篇犀利的時文和新穎的譯文恰似聲聲號角，鼓舞着他們在反對封建王朝的鬥爭中奮力拚搏。

至於三位俊彥，則無一不是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和國民黨的創始人。

這第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粵人廖仲愷。他曾發誓「專譯泰東各國名著，以導我光路」。先生「譯筆最勤」，先後在《民報》上發表譯文八篇，其中包括英人亨利·佐治的《進步與貧乏》、柏律的《社會主義手冊》以及日人久津見蔚村的《歐美之無政府主義》。八篇譯文就是八盞明燈，以燦燦的光亮，指引着革命者前進的方向。

俊彥之二乃湖南桃源人宋教仁，曾任同盟會總部司法部檢事長。其或一人操刀，或與人聯袂，翻譯了《英國制度要覽》、《俄國制度要覽》、《國際司法》以及《一千九百零五年露國之革命》。這些譯作不僅在辛亥革命中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爲日後中華民國的建立作了一定的鋪墊。

俊彥之三朱執信亦是粵人，這位在黃花崗戰鬥中出生入死的驍將，一枝譯筆顯得更爲激進。他居然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在《民報》上發表了譯有《共產黨宣言》中十項綱領的大作，並將宣言的最後一段作如是譯：「凡共產主義學者，知隱其目的與意思之事，為不衷而可恥。公言其去社會上一切不平組織而更新之之行為，則其目的，自不久達。於是壓制吾輩、輕侮吾輩之衆，將於吾儕之勇進焉讋伏。於是世界為平民的，而樂愷之聲，乃將達於淵泉。噫來！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奮也。」朱君的譯文在革命黨人中的影響無異於戰鼓緊擂，激勵着他們將利刃直逼朝廷，非得把統治中國達兩千餘年的封建帝制徹底掀翻不可。竊以爲，朱的譯文與今譯對照，於信於達乃至於雅均庶幾相當。今譯爲：「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看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或許非朱君莫屬了。惜乎，朱老前輩於一九二〇年爲反動軍閥所害，不然的話，他很有可能成爲國共兩黨友好合作的架橋鋪路者。

駒光如駛，一轉眼，辛亥革命便過去整整一個世紀。而今回首歷史，怎不令人對這場革命的推手們，特別是對三個團隊和三位俊彥，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緬懷！但願海峽那邊的同胞亦能和海峽這邊的同胞心心相印，大家一道攜手爲中華民族興旺發達，爲祖國的和平統一作出切切實實的貢獻。興許這才是對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最好紀念。

花港觀魚　（攝影）普　羅

花港觀魚

天南地北

繆士毅

從媒體上得知西湖申遺成功，便再次來到美麗的杭州，走近西湖，走近西湖十景之一「花港觀魚」景區。

西湖之美在於湖，也在於山，「濃妝淡抹總相宜」。它的丰姿倩影令多少人一見傾心，從而產生無限繾綣之情：「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我對西湖的認識，除了這種情感之外，還覺得花港觀魚景點中那游弋的魚兒，不知爲西湖增添了多少靈動，給人以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的美的享受。於是，便對花港觀魚景點多了幾分依戀，自從在杭州求學以來，遊覽花港觀魚景點的次數早已數不清楚。雖然花港觀魚只是西湖的一個縮影，但這次西湖申遺成功後去花港觀魚遊覽，感覺就不一樣，因爲它給人多了一份文化的厚重感，多了一份世界的認同感。

花港觀魚，地處西湖西南，前接綠柳搖曳的蘇堤，北靠層巒疊翠的西山，碧波盪漾的小南湖和西里湖，宛如兩面鑲着翡翠框架的鏡子分嵌左右。據記載，花家山麓有一小溪，沿溪多栽花木，常有落英隨溪水飄落溪中，注入西湖，故名溪水所注之處爲「花港」。南宋內侍盧允升曾在此建宅卜居，蒔花養魚。花港觀魚的史稱，源出南宋宮廷畫師馬遠所作西湖山水畫的畫題。花港觀魚，古時僅有一池、一碑、三畝地。建國後，幾經擴建整修，現已形成了以「花」、「魚」、「港」爲特色、佔地面積二十餘公頃的新型公園。景區布局分大草坪、紅魚池、牡丹園、叢林、新花港等幾個景點。紅魚池是全園的主景，放養着數千尾紅色鯽魚和紅色鯉魚，早已成爲遊人萃集之地。若是趕上落英繽紛時，還可體會到「花着魚身魚噉花」之意境，令人心曠神怡。

從東大門進入花港觀魚景區，一座古色古香碑亭便撲入眼簾，碑亭前有一方古魚池。走近一看，碑亭中的碑兩面均寫有「花港觀魚」景名。據介紹，這個碑亭是在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九九年）初建的，到了清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又進行重建，「花港觀魚」四個字是清代康熙皇帝南巡至杭州時，親筆手寫的。在碑前仔細一看，那個繁體的「魚」字底部的四點卻少了一點。這是爲什麼呢？原來，康熙信奉佛教，向有「佛爺」、「善人」之稱。他十分崇尚「好生之德」。然而，在漢字裡，三點爲水，四點爲火。繁體「魚」字底部的四點，本爲火字，魚遇水而生，遇火必死。「佛爺」皇帝不忍見魚死，便將碑文中「魚」字底部的四點改寫成了三點，意在讓魚永遠歡快地生活在水裡，以示皇恩浩蕩，澤被萬物之意。再來看碑的背面，上有乾隆皇帝書寫的詩：「花家山下流花港，花着魚身魚噉花；最是春光萃西子，底須秋水悟南華。」此碑的碑陽和碑陰，分別由祖孫兩代皇帝題寫，實爲罕見。

離開碑亭，沿着石板小徑，便來到曲橋上，這裡爲觀魚的絕佳處。你看，遊人在此收住了腳步，紛紛把目光投向紅魚池，那澄碧的池水中一群又一群紅色的魚兒，或相互追逐，或嬉水游泳，或搖頭擺尾，或競相爭食，好不熱鬧！最有趣的，莫過於往魚池中投入食餌時，群魚就會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爭搶食餌，紛紛躍起，染紅了一大片池水，蔚爲壯觀。

此時，在這裡縱情魚趣，頓覺人知魚之樂，魚知人之情，人魚相悅，其樂融融，眞可謂是一幅魚樂人歡畫卷。面對此情此景，不禁想起謝覺哉《詠花港》詩：「魚國群鱗樂有餘，觀魚才覺我非魚。虞詐兩忘欣共處，魚猶如此況人乎。」

步出花港觀魚公園，正時夕陽西下之時，回眸夕陽下的紅魚池波光粼粼，魚歡人樂，越發美麗。

遠離網絡

人生在線

巴述麗

參加內地的一個招標活動，來回五天的時間。

本以爲是輕輕鬆鬆的活動，但其過程卻令我出乎意料。大家剛到齊，立即手機被「繳」，遠離電腦，我們一下子成了純粹的，遠離文明的「自然人」，心裡頓時空落了很多，彷彿自己被置於兩難的境地，心裡很沒有底，完全不知所措。

但我知道，自己必須服從紀律，面對現實。我們被允許可以先給家人，單位打個電話。心戚戚然的撥通電話，囑咐兒子不要給我打電話，有機會我會用公共的唯一的一個電話給他打過去。兒子對此很不解，可是我卻無法與他溝通清楚。我想，這在自己是煎熬，在孩子又何嘗不是呢？

以後幾天的偶爾的通電話，就只能在工作人員的「監視」下，透明地進行，不自覺的，那種酸酸的，悲壯的感覺油然而生。有人戲稱我們這就相當於「坐禁閉」，間或是被「雙規」了！

苦笑！比喻眞貼切！對自己，一個習慣於行走網絡的業餘作家來說，沒有電腦，沒有網絡，那將意味着什麼，我比誰都清楚。我惦記自己的博客，不更新，去瀏覽的人該會少了吧？惦記自己的郵箱，那來來往往的信件，好消息多還是壞消息多？惦記自己的QQ，好友疑惑了吧，怎麼消失這麼多天？毫無辦法，忍吧！想想這樣的日子，一年也就一次吧！

放下它，因爲再惦記也只是徒勞。

就這樣，一天天超負荷的運轉，早晨早起，中午不休，晚上加班，一直就那麼站着，甄別好書與劣質書，對比打分，遴選好書。腰酸背痛腿抽筋，身累心空空也！突然間，就什麼也不想了，什麼也不惦記了。

這裡除了累，吃住不錯。但自己卻更理解了「金窩銀窩不如自家的狗窩」這句至理名言。突然想起丈夫幾年在外地工作，那種漂泊流浪的滋味。突然理解了雖然丈夫工作的地方也有傢具一應俱全的房子，但丈夫從不稱那裡是家，總是說那是宿舍。只要到周末，他就會雷打不動地急切的回到我和兒子的身邊。

平時在家的我，洗衣服做飯做家務，眞恨不得放下繁瑣的一切，出去走走轉轉，可現在眞離開了家，又有了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家的揮之不去的念頭。兒子的作業不簽字好幾天了啊！兒子的衣服髒了啊！兒子想我了啊！奶奶做的飯兒子愛吃嗎？

好在離開家的機會不多，慶幸生活在安定的環境下，一日日平平靜靜地陪孩子慢慢成長，眞好！這次「回歸」，遠離網絡，遠離熟悉，使我得以靜下心來，理理頭緒，想想這一切，眞是有捨有得啊！這樣，我才更懂得珍惜與擁有。不是沒有美，而是缺乏發現的眼睛，活在當下，感恩生活，好好工作，享受天倫，才能演繹出屬於自己的精彩。

兄弟情誼

人與事

馮　進

美國夏威夷州府火奴魯魯（Honolulu，舊譯「檀香山」）的普納荷中學（Punahou School）舊稱奧胡大學（Oahu College），校園裡有一棵百年以上的酸籽樹（tamarind）。一八八三年孫中山在這裡讀大學預科時，喜歡坐在樹下邊吃酸籽邊看書。後來他還把種籽帶回國，種在老家。如今，守候在孫中山故居旁的那棵酸籽樹也早已根深葉茂。爲了紀念孫中山與火奴魯魯的緣分，該市議員全體通過，把二〇一一年命名爲「孫逸仙年」。

說起來，普納荷中學也是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母校，所以校方自豪地聲稱「曾經培養了中美兩國的總統」。不過，孫中山入校比奧巴馬要早一百多年。一八七九年，年方十三歲的他和母親一起去火奴魯魯投奔比他年長十二歲的大哥孫眉（一八五四至一九一五），並在當地上中學，以後又念大學預科。孫中山在夏威夷學習的英文、數學、自然科學等新知識、新觀念成爲他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事業的最初啓蒙。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孫中山光輝事迹廣爲流傳。然而，兄長孫眉對他的培養支持、對中華民國的傑出貢獻卻鮮爲人知。孫家在廣東香山翠亨村是客家人，家境貧苦。一八七一年，孫眉不到十八歲就出國赴夏威夷做工。獨在異國奮鬥了幾年以後，他寄信回國，請母親偕小弟孫文來協助商店業務。不久，孫眉又把自己的財產一分爲二，將其中一半劃到孫中山名下。可是，孫中山志在讀書，不願從商，退回財產，要去香港學醫。孫眉對於這個小了十二歲的兄弟一直抱着亦父亦兄的態度，寵愛之中也有管束。他起初以不給路費「要挾」，希望小弟改變主意，但拗不過孫中山，不久又開始匯款資助他的生活和求學費用。

孫中山投身共和革命以後，孫眉義無反顧，鼎力相助，從孫中山的「家長」逐漸演變成「同志」。一八九四孫中山創辦興中會，是孫眉稱讚他「志大言大」，首先支持並捐款，孫眉也是興中會最早的會員之一。此後，孫眉積極宣傳革命，遊說華僑參加。孫中山組織起義失敗，被迫流亡的坎坷生涯中，也是孫眉屢次捐資支持，還將自己珍藏的「龍涎香」贈給孫中山變賣作旅費。孫眉因傾家支持革命，由夏威夷茂宜島的首富——「茂宜島王」淪爲赤貧，但他從無怨言；除了財力支援，他還擔着殺頭滅族的干係，化名多次潛入內地，幫助孫中山組織反清活動。

更爲可貴的是，孫眉在辛亥革命勝利之後，作爲「老革命」、「老同志」和「領袖長兄」卻不攀比、不戀棧。孫中山任民國政府臨時大總統時，廣東有人提議孫眉爲粵都督。孫中山不贊成，致電廣東各團體及各報社說：「家兄質直過人，而素不嫻政治。粵督任重，才淺肆應，絕非所宜；安置民軍，辦理實業，家兄當能為之。」他又致電孫眉說：「為大局計，兄宜專就所長，專任一事，如安置民軍，辦理實業之類，而不必就此大任。」孫眉欣然領命，接受地位較低但也更能發揮他專長的工作，又從孫中山的兄長而成爲「下屬」，充分表明了他正確的自我定位和富貴不移的平常心。

偉人的家人在中國歷史上的位置往往危險而尷尬。他們即使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倖免於難，也多半無福消受別人想像中的榮華富貴、權柄風光。幸有網絡留存傳略，孫眉的故事庶幾免於歲月的湮滅。我感慨他從克勤克儉的華工、聚財有道的富商、到一貧如洗的革命者之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時也分外敬仰他的兄弟情誼，愛國情操和高尚人格。